

子書三十二種

題王宜之



孔子集語卷七

臣術六

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上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

至是非奔輳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辱於吾是也

作於耳鹽鐵論論序不於門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

君使人假焉其與之乎皇侃論語疏七引平上有不字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

之取無曰假按又見新序雜事五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

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

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

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韓詩外傳七子貢問

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子產薦也似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貢

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說苑臣術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

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邪子貢曰進賢為賢

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劉子薦賢昔子貢問於孔

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非賢為不肖

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晏子春秋諫下晏子使于魯比其反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

子春秋諫下晏子使于魯比其反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

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澣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太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辟燥濕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嗟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愾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晏子春秋問下梁邱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心事百君者也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使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犬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能行之

韓詩外傳四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外篇上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倫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

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長短經懼誠引尸子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人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許芝奏引春秋大傳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輔國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韓非子難一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不敢失禮矣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臣五人高赫為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家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者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 說苑復恩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危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呂氏春秋孟春紀去私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乎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問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至公矣 呂氏春秋不苟論武王至殷

郊條墮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虛轍繫解

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條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

勉而自為條孔子問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呂氏春秋士容論務天孔子曰鸞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驚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

鹽鐵論通有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 鹽鐵論褒賢

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 說苑臣術簡子有臣尹綽

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眾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眾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

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而訾不譽也 說苑復恩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廢

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蜚蜚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蜚蜚巨虛蜚蜚巨虛見人將來必負廢以

走廢非性之愛蜚蜚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廢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

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說苑尊賢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

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

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尊賢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眾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皆在周公曰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說苑正諫諫有五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白虎通諫諍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說苑正諫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捐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阼為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說苑諫言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簞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凌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抱朴子外篇逸民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長短經臣術子貢曰陳靈公君臣

宣淫於朝泄治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治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此觀義之

孔子集語卷八

交道七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

此二字蓋脫據文選陸士衡連使弟珠注引補御覽五十五引亦同

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據本無對字增鄉者刈著新文選注下

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御覽

韓詩外傳九孔子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據本無對字增鄉者刈著新文選注下

韓詩外傳九孔子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韓詩外傳九孔子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韓詩外傳九孔子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韓詩外傳九孔子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韓詩外傳九孔子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韓詩外傳九孔子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韓詩外傳九孔子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韓詩外傳九孔子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

羣書治要序明堂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羣書治要序

子處道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

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說苑禘言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

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立言而未能行說苑雜言孔子將行無

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很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說苑禱言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

親其忠乎言言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說苑雜言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言

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眾言不逆可謂知言矣眾嚮之可謂知時矣說苑雜言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

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說苑雜言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瓏而鼓之說苑雜言孔子曰

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一作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眾也說苑雜言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

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中論貴驗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孔子集語卷九

論人八

繹史九十五引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謀也子貢曰夫隱枯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
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謀也

說苑謀言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謀也子貢曰夫隱枯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
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謀也

毛詩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
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凍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
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
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聞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
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國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
未有似于是者也後漢崔駰傳注引韓詩外傳亦有此文今外傳無韓詩外傳一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

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眾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
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眾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式也

說苑立節楚伐陳陳西門燬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
修門者人數眾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

門者不行一于此故不為軾也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來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當作巫

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

然投鎌于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

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

處師氏者脂車百來觴于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

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然投鎌于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

在溝壑子不智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由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

靡盬不能執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執

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此下本皆一字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

教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鬥心智惠者不以

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反以盡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韓詩

外傳三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

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韓詩外傳四孔子

見客薛據集語引作孔客去顏淵曰薛曰上有問字客仁也薛下有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其口仁則薛作吾不知也

言之所聚也五字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

其瑩薛作夫形體也色心也薛作夫形體悶悶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薛作苟有溫則眉睫著薛作之矣瑕

疵在中薛中上則眉睫不能匿之薛作亦不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薛下有言有諸中

論人

子集五

御覽五百十引高士傳客有條孔子者顏淵問曰客何人也孔子曰宵分法兮吾不測也夫良玉楹尺雖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徑寸雖有函丈之石不能載其曜苟緼矣自厚容止可知矣

韓詩外傳七孔子游于景山之上于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正將啟汝于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義躍蛟奮追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陳塵埃張天張一作張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淵

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正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直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甯螭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韓詩外傳九孔子與子貢于路顏淵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一作擊鐘鼓者上聞于天下擊鐘鼓者上聞于天下擊于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

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于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兄弟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

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使汝何使願得之冠疑為子罕馬說苑指武孔子北游東上農山于路子貢

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正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于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

從馬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于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按戰構兵賜願着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馬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鱸並不同筮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劔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鬥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縉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糗軒衰簡屨杖而歛粥者志不在于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力不知所定日選于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買當為息形近而講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買與置形亦相近故元本人講作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一本作如一本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

問何如可一本無可字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一本財上有死字注陶耐稱富貴天如此則無死財布此天注陶耐稱富貴天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稊于雲蛇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茫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約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元裳繞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軍斬衰管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于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鑒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

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謂賢人矣哀公曰善哉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于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于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辨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士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作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斂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安為國老志通而好禮損相兩君之事篤雅具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子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教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擒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

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伐可侮不教無告是顯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于民利矣廉于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台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賞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塾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度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于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觀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于祁僕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僕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女其聞知之祁僕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于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僕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于兄好從善而毀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

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誣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蓋遂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諒于臣臣不可以不量于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推裴

驕引亦作子然之行也

羣書治要尸子勸學孔子曰自娛于榮枯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遂伯玉之行也

穀梁成五年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過輦者輦者不避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據善也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

晉語五云過大車當道而覆

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

君超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

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

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于是君素服率羣臣

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據

人之善

魯語下公文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忤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檀子備官而末之間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習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紵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魯語下公文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馬闕門與之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馬賁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餼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于男女之禮矣 魯語下公文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拍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文父之婦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魯語下公文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晏子春秋諫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衣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